

衆裏尋它

——追尋香港文學資料小記

找尋香港文學的資料，對我來說，有些真像難有盡頭、可能毫無結果、卻忽遇驚喜的「苦戀」！

有一些，明明有跡可尋，可是茫茫人海，衆裏尋它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不在燈光闌珊處。

有一些，我本無意，它倒在某個角落，迎上前來，惹得一陣驚喜，冷靜分析後，才發現其實毫無用處。

當然，也有一些有意無意間，信是有緣，給我找到了。試舉三個例子，以證話非虛說。

我知道穆時英太太仍在香港，多年來輾轉追查，去年終於聯絡上了。她的住處，原來與我祇是一街之隔。見了幾次面，發現她對穆時英在香港的生活、人際交往等情況，記憶已經模糊，無助我的研究，但，卻意外地得到珍貴的照片，恐怕這真是極難得的「獨家」資料了。

有一天，逛舊物店，赫然看見一張寫着葉靈鳳三字的舊租

單，簡直有如「驚艷」，心亂跳了一陣。沒有討價還價就高價買下來——老闆說物有所值：香港淪陷時期的租單和日治印花，我卻爲了「葉靈鳳」三字和「羅便臣道四十七號B」這個門牌。買回來後，細想想，對葉靈鳳研究，完全不生什麼作用，祇好當成藏品一件罷了。

四十年代末期，左翼人士在香港辦了三間很有影響力的學校，其中「達德學院」和林煥平主持的「南方學院」，校友留港的仍多，因此給人提起的機會也多。由「生活書店」主辦、孫起孟主持的「持恆函授學校」，卻顯得寂寂無聞。我一直很想研究這所學校，礙於資料缺乏，無從着手。有一次，在舊書店的舊書堆中，「跌」出一張破紙，竟是該校的招生簡章。由於我買了一批書，書店老闆就隨書贈送那片「破紙」，那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。而最近，我更買到該校出版的油印校刊《持恆》第一期，這種非賣品的印刷品，能流傳三十多年後，又流到我手裏，祇能相信緣分了。在《持恆學校港九同學會幹事會組織一覽表》中，

盧一偉 書

